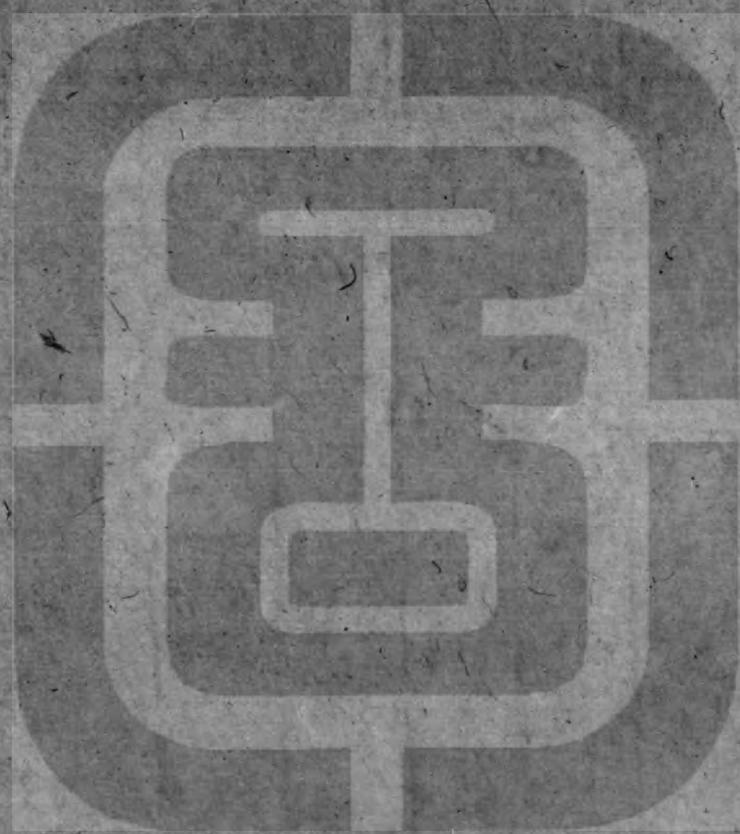


南雷文定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遼陽新治荆較訂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  
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  
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麤  
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畱心政事者則目  
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濶  
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  
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

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臯亭。後徙石門。曾祖臯岡。祖素菴。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絕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婿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十篇。卽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強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牒約千餘言。吏鈐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之五行俱下。彌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陽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風簷信筆。皆

有至理。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所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咸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深相降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相駘藉。邑人睚眦。觸死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君。據上坐。談諧間作。弓刀摩戛之間。視若孤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

時時闌及縉紳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扎之命君帖  
身搯定刪剪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  
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  
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  
以售其奸欺徃徃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  
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羗國嗟呼其  
才本足以用世顧束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眉  
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  
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亾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  
里胥所躡躒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

不、既、多、乎、君起自孤童纂修世德準的將來莫不以  
至情出之非徒一徃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  
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二  
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  
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  
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  
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顏  
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栻柗關杰祚垣正渠師榘  
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  
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令吳夢白所與

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撥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間氣。大道旣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充滿斯世。奔車覆舟。茫茫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睨。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斲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

雪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尙書諡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宐力贈南昌知縣父及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崑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

摠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闕茸與解額者當只熊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賞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薰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嘆曰琨玉秋霜不

意菰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亂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讐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脇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已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曰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

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盧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郎未必好名而園中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清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丁酉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四所著有泌菴小言無衣吟詩稿并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娶徐氏適蔣氏子曰夢潮康熙乙卯舉人曰夢喧曰夢愷曰夢雍婿曰臧燾陳冕楊敏孫曰望曰如晦曰絃曰其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

時禋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峯寄歷落或上書  
 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  
 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  
 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為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  
 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呶拏穿透四溢必申之而後止  
 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  
 此等之為怪民不亦冤乎吾於時聞謝君而竊有慨  
 也君諱泰臻時禋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  
 宇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寧祖大倫皆贈叅政父

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起足不離戶闕者載離寒暑窗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為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蘭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場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洩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劫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木主無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秘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

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故社既屋入先師廟伐鼓慟哭解巾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畱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跡之於天童山跌坐灌莽中已翦髮為頭陀從此踪跡不定或雪夜赤脚禿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著書掛於項登溪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採鳥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路海而歿年四十九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

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  
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  
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亾國破世祿  
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為懷遂絕鬢相之跡人之常情  
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路東  
海而外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  
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尚書文  
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間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  
子曰燕昌曰亂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  
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

康熙壬戌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八年  
家人做扶微宋王之禮斂其衣冠殯而塋焉又三十  
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  
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之名者君戲與友  
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  
矣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  
 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  
 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  
 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榭中薄困鮮擔  
 石之畜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炊浙數傳以  
 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梁氣習不屏自遠后岡  
 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  
 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  
 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

門戶而已。府君諱文與，字伯美，別號桓壘。出就外傳，多從名師，及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丘孺人毋使其戚於囊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憊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為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為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

其文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克解府君與之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帝城之景物，接元老之琴樽，屬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艷什，投贈充牣，而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即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

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學生女二人長適丘鼎盛先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于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

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晉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

轉趾聞言不信即為孤神財不儉用即為耗宿此以  
 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鑑陽  
 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  
 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未學稍除其  
 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  
 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  
 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即府君之於余其苦身  
 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  
 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塋錫嘏書來屬誌  
 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

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為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  
 松沈栢碎畱其不盡源淡流沛

公諱俊孫字德峻號顓之丘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峻號顓之丘氏世為淮之山陽人祖  
其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  
復忘為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  
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  
六合羊璧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為其民請命單騎  
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  
濬墅司冊後湖入為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  
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  
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

山西右叅政顓之丘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峻號顓之丘氏世為淮之山陽人祖

其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

復忘為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

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

六合羊璧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為其民請命單騎

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

濬墅司冊後湖入為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

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

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

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  
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勦之患晨起  
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欄曉指枉直無不滿  
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  
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笞之數必謹書之月朔  
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為  
神公以其事關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  
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即於坐上收之發其偽而  
伏誅厨傳涼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  
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

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藤  
床公引吏視其所卧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  
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尚鬼之俗至是稍革政  
成陞山西右叅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  
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  
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  
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  
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  
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克暴之輩箠撻肆情  
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摧科之日撈掠必盈數

千○漢○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  
○草○化○為○飲○食○流○血○化○為○行○潦○哀○號○化○為○音○樂○非○無○情  
○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荆○一○竹  
○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為○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  
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  
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  
生象恒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  
檢討象益庠生象良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  
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  
萊布政司理問尙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

增廣生喬蓋庠生潘闕盛太學生陳模太學生沈湘  
庠生楊斐藉其婿也孫八人達過邁迴良臣穀旭百  
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為行  
狀介余門人顧諛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殼○頑○然○民○為○心○一○心○萬○意○相○崎○嶇○遂○使○天○道○不○好  
生○血○肉○崩○潰○井○竈○沉○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  
呻○吟○春○為○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蔽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  
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  
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  
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  
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  
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克塞大抵然  
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  
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  
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蔽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  
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  
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  
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  
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  
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克塞大抵然  
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  
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  
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

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克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克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

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弁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薦袞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麩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

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彖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

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克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

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

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個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

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

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個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

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  
 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  
 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  
 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  
 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  
 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  
 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  
 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  
 以擴克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  
 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

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也先生諱確字乾  
 初陳氏為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  
 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  
 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  
 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鐫之已同問  
 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  
 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  
 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  
 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為之一闕不顧也乾初  
 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

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爨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癘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

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歿女一人孫二人克鬯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漁水入海而反填淤唯我戢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餒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

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鄆之。後衙村。又自後衙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濂。鄉濂。鄉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束。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

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者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黌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媪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而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慎軒奉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

之蒙眷於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卽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瓊璫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闕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餽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

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  
 急未嘗以羸露為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  
 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  
 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為人蘊藉與之處  
 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  
 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  
 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  
 過而氣稟羸弱其為諸生時弟子既眾惟恐一人失  
 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為詞臣時  
 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併當率至雞鳴不言

勞瘁即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  
 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  
 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  
 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為學有以致之也夫  
 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  
 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  
 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  
 為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為格物  
 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脉而傷生博士弟  
 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真學問

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勅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未余濶畧。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為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為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凄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為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無談學。以為觀美。汪洋性命。

其說迂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臆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人物理。匪以殉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寧晷。昊天不吊。未見其止。孟楊粉澤。視我斯誅。

孟。其。德。學。斯。非。博。精。

來。其。德。學。斯。非。博。精。其。德。學。斯。非。博。精。

如。其。德。學。斯。非。博。精。其。德。學。斯。非。博。精。

其。德。學。斯。非。博。精。其。德。學。斯。非。博。精。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

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

毋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毋趙孺人已而

趙亾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為場屋荒

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燮

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

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分

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

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濕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

爲之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鳧藻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賓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闡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竄瘡痍未起公謂宜

稍示休息俾溫脚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擾議改歲爲科上從之公既契濶行問死而復生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蠶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

郎思已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蹇義路如柱。惊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段文昌之橫櫛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七日配徐氏勅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葬百雲介爰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逼兮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巒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寇龍游知縣祖可賢父郎忠介公順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危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冤上為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尚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綠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

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淺淺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齋志而歿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間巷間以立門戶授綏結悅皆有條序棺槨複縈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毋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

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吳日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會漂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第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鍾石畢變以後子佩俟齋貫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闕葺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畱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

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  
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  
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叅同契入僧舍  
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倏然屬纊時曰今日方  
閒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  
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間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  
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  
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  
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  
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

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  
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王二公邂逅  
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  
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  
德不有丘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  
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  
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  
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  
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  
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

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  
執手甚喜豈知其為永訣乎方欲為之論次而靖書  
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諡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耀誰曰不宜  
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  
端孝先生允矣作諡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  
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  
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  
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  
其衰也猶具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畧多出  
於是然士子之為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  
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  
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克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  
徒為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為姦相之所訾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  
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  
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  
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  
其衰也猶具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畧多出  
於是然士子之為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  
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  
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克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  
徒為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為姦相之所訾

聳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間甬上陳夔獻創為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徃徃有荒途為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克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毛孝章名理則萬公擇文王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緯澤董吳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陳匪園陳介眉且出而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

文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溝澮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搢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盤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勾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衷號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為儒家毋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為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屢淹星鳥砉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

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時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閑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王峯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會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王峯委心自昵公卿間物奪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清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閭阨巷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朱墨殫碎出於名公大人即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

弁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即未必以此厝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廩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夔獻勇於為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為學之士兩併笠夜續燈聚夔獻之家鷄肺烹蛤蜊蔬橡雜陳以飲食之連床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遇必如之昔葉水心叙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為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

南雷文定墓誌銘  
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况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  
獻之亾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  
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  
非無鉅公聲諧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  
納之壘甕庸人之論謂君沉沒豈知回賜不稱官闕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遼陽靳治荆較訂

儒釋之學如水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  
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  
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  
藥山白樂天之於烏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  
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  
範大覺璉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間儒者講  
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栢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

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臯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吳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力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

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佳馮儼公邵玄浹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闇道信嚴子岍顧斐公虞大赤仲皞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飡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芑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儒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幽贊非一閩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

困來歸歛埋無憾其有註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  
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  
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臯亭山之顯寧任顯  
寧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  
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  
闢七闢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潭吉忍在安  
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  
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鋒辯籠罩為事甄  
陶愚鄙如與其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  
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臯亭

之益月鳩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  
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閤以為不急曰  
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  
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  
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為十二律及  
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做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  
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  
尚雷同凡先舊諸家盤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  
了即遊方外尚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釋義其論格  
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為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為

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窻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弁疑其為佛也。元時為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為友。當鍾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叅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此為諱。其從子案作家傳。欲為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案之識見耶。子四人

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壻貢生鄭淵。孫二人。奏庠生之鑠。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世無真儒。亦無真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真。亦豈易到。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及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豐孰路。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不主學以... 其... 宗門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為其子築屋讀書間  
或過之新栽木槿尙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  
子轅縉甬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  
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轅縉乞  
銘其父之幽石君諱駿聲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尙書  
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  
居於崇德祖禎父勳萬曆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  
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糧僉民  
轉運縣既役之不均途中則為運軍陵鑠京倉則為

胥吏停勒克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寇以是奇之甲辰詔下履畝自萬曆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王一號之田都總王一都之號縣總王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摠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

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爲區畫胥吏憤於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卽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畢志讀書所爲寧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

移○行○首○用○其○七○何○其○行○事○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  
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  
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  
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復○轅○  
珏○皆○諸○生○蚤○卒○轅○縉○諸○生○轅○紳○塔○李○湘○王○學○尹○諸○生○  
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數○  
明○友○孫○女○三○人○銘○曰○  
珠○在○淵○而○水○拆○王○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齒○腐○朽○  
以○利○刃○松○耶○栢○耶○尚○以○利○其○後○亂○

淇僊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淇僊鄞之西關人少善屬文  
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  
旱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忿得君一言  
卽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責疾  
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瞑有翠  
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  
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  
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  
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戛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

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  
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為詩者寫  
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  
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  
所為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  
究之功淺即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為之名亦可  
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即爭唐爭宋情  
性○理○義○之○具○譁○為○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  
以○自○適○其○清○苦○此○真○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  
銘曰

是為詩人毛雷龍之墓

工部郎中 皇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氏祔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期萬曆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社體柔嘉之姿旣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尙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冠冕內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怵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畱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遣奠哀敬有加捐

環佩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  
夫人再為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  
逮下遺秉以惠人無庸件繫也令子京兆希轍孝愛  
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讌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  
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為榮羨丁巳  
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幃萬里時夫人七十  
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滅暉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  
半轉側不寐涕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閒眠食如故  
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  
相之者子產之中道心痛曾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

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一月  
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曆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  
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祔葬工部之塋於六峯雞頭  
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  
賢也嘗觀李本寧弇洲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  
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  
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  
適然不足以為異顧京兆為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  
草玉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  
與京兆為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為謏述故

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  
京兆之毋閨門作範藤城不朽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  
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  
曆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  
士知寧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  
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  
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  
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  
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  
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

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  
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  
敷陳建立旂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  
仁謂滄滄訛訛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  
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  
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  
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  
守公分訊仄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  
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  
賢人巷遯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

社密章太牢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  
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俾群枉四也  
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  
鬪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  
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  
而越城裒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回翔焚  
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弘光故臣鴉鳥怪聲  
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  
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  
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

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沉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

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乘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尙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

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卽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命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

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萊婦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弘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湔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疏辭者

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  
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船  
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  
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  
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  
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  
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  
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  
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歸之而况於不爲宋末  
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

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  
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  
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  
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  
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  
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蘗山舊史曰自會稽  
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  
朝孫殞於滄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  
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  
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

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弄○同○此○呼○吸○之○死○生○  
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闖○有○平○國○浙  
有○方○王○乘○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丘○之○貉○公○與  
雨○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壚○忠○臣○之○熱  
血○不○灑○於○疆○場○之○鍾○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  
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  
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  
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  
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之○二○十○年○來○乘○桴○之  
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  
十五孫諒遷海昌之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  
曾祖中漸贈禮部尙書祖與相萬曆丁丑進士仕至  
貴州左叅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  
先生不以華廡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  
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  
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  
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  
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

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  
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  
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  
畧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  
不及紀畧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  
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  
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  
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  
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  
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為

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戴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  
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  
為文壽余以為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  
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  
禹臯萊朱望散亦復畧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  
董韓未與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  
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  
嘆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  
成改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亂續之際何  
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

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  
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  
者歟前明學脉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  
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剝然而做之所生捄之  
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  
絕也余攝齋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  
不原本攷亭追溯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  
徒未見有董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  
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  
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

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曆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  
漳浦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  
史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  
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  
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  
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  
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  
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  
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  
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

作彼不可以作文而覲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  
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叅半余於卧榻中聞先生  
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  
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  
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  
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奉法者爲之  
裁量於其間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  
開物成務此非嵬瑣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  
公見之矣公諱弼字太垣先世爲山左之歷城人明  
初有名清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  
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  
曾孫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  
妣納刺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  
公生華胄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鈞新與

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  
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  
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  
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 覃  
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  
二日捐賓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  
國家新造攻城畧地俘累卽爲軍賞斬刈首馘之餘  
汨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投  
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壙於是特設督  
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過所之處

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逮繫者嘗至數十  
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  
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溢撰末減條例三上三  
報可其所活寧止千萬人乎公澄潤明澈案無畱牘  
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訾省視公止有數件  
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迹人掠民子  
爲已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証  
其爲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賢衆無知之者尋召  
迹人問之旣爲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迹人  
錯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 國朝倣府兵之

制畿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勲戚各委庄頭督之平居則廝養坐食租稅遇征調則按圈地頃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糧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克庄頭者類多巧詐猜禍之徒爲能竄圖籍亂疆界盤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則調欺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 旨公之剖決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爲可惜也雖然迤人圈地二者爲

○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於○前○禽○之○失○便○已○歷○駕○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歙○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兗○次○治○邠○女○一○適○王○謨○孫○一○孫○女○一○歙○令○介○予○門○人○孫○士○璘○求○傳○余○謂○迤○人○疎○目○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遴字上子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供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傳失煖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橫生旣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申統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

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陞刺昆陽虎侯以老  
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  
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  
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  
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殯歛衛生死  
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  
以此資金君之丹旄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  
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  
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  
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

柳池上疎著竹樹倚伴其間而一以資之爲詩務爲  
奇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  
三子曰曾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  
益遠矣

益毀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叙曰先君諱士驪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間滇方內附美卽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卽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寧瘴氣方惡留南寧

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疴扶病  
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  
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  
告之楊曰是故錢守見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  
五月二十日卒官葬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  
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  
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  
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  
通海詢諸途人旣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  
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

下江人僦居盍往問之美匍匐其地亦皆茫然因哭  
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闕  
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  
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  
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  
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  
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  
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  
幼弟頽垣敗壁不勝其慘闕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  
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

矣。夤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備值，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兔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叙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轉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卽在數尺紅氍毹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

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綦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卽以此爲錢嵩明誌可也。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次簡如恭愍翼明皆絕簡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鍾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如銘者謂恭愍嘗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歿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瞽說也如

百雷文定議  
銘者又謂恭愍既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  
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  
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  
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  
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  
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  
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  
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  
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  
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

別繼禰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  
勲承勲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妒者之言  
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勲者乃其弟之  
子先通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通之  
嗣承勲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  
同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諡與地備諸卹典其表  
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  
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  
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抹陵東橋之廕皆用此法  
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

百雷文定 卷之四

爲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旣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勳之絕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勳何物施某乃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賁軍亡國等此蓋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父其父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貪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

乎曾謂恭愍之廟不如矍相之圃乎

梁王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畱城東數日  
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  
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  
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  
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  
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  
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名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  
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盼蠻至

南雷文定賦  
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鏗。錚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梁纖弱。娣姒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緝幕臉汰芙蓉。氣澄蘭蕙。髮光可鑒。流波似顰。釵則紫玉盤龍。裙則金泥簇蝶。綵繚之聲。若風度壑。平日

紅閨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履錯。真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爾乃飛鳧兢渡。群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鶻旦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克賦粉子。蒙遣漚珠。槿艷神心。繾綣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激艷于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而似語。燄冷冷而無烟。昧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

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為深。  
 憂余答以無庸兮，此不過儉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  
 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  
 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  
 文章，為藻黻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萬劫幾與，共鸞風雨，文翠玉，真府坊，事到本，谷窮  
 幾，輝耀出，遺正，深烈，精，中，純，汗，中，長，發，味，齋，玉，泉。  
 而，勇，能，真，符，真，之，賦，士，日，報，為，志，惟，異，爾，代，天，賦，賦。  
 孫，閨，彩，用，機，車，則，真，音，至，此，而，故，人，下，黃，不。



